

雙十節感言

張向銘

鼎革以來，國內變亂，相繼而作，北伐成功，黨政諸方，又為軍人把持。當政者，昧於個人地盤之擴大，權位之鞏固，財富之增殖，與夫卒喙譽之提拔，未能以謀國家存亡為職志，求人民福利為目標，致國內經濟組織未見健全，人民生活未見改善，對外未能見機識微，高瞻遠矚，妄以障礙論者之窠臼，發而為遠交近攻之政策。凡應推誠相與，求所以永久解決者，誤為由畏懼之「拖」，轉而為玩弄之「拖」，其未必足以置信與依恃者，則反竭誠歡迎，披瀝肝胆，據之而製定對外政策。終且因玩弄戰爭，而使蘆溝橋事變於以爆發。更因玩弄戰爭，以對外戰爭為解決國內矛盾之手段，而使戰爭延續。際茲抗戰二年有餘之今日，抗戰必勝，既未露其端倪，建國必成，更加渺不可期。人民既已厭戰，祈求和平，而重慶當局，猶復以個人權位問題，爭利於市，趁低拍賣，玩弄和平，吾人誠有不勝其憾者：

中國抗戰必勝之基礎，建於國際同情與國際援助者居其半，但二年來之教訓，已使人深知由同情出發之「道義的援助」，徒為虛言，由利己觀點出發之「利人所以利己」式之援助，亦自有其限度與機緣。自德蘇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德蘇瓜分波蘭之後，吾人已深知國際同情所依據之「正義」，根本不復存在，食言背信，蘇俄行將凌駕英法而上之。波蘭於滅亡之際，英法之諾言，尚僅為欺騙，西線之牽制，尚為準備工作。此則英法於切膚之患，猶復猶豫遲滯，況乎鞭長莫及之中國乎？蘇聯既可與德國瓜分波蘭，獨不可與日本瓜分中國乎？識者當能知之。國際局面，逐漸揭開假面，而露出血腥腥之魔手，有如此者。即就歐戰爆發後，與中國問題有關各國之地位觀之，亦不利於中國之繼續抗戰。英法於歐戰之應付，已感焦頭亂額，則對於其遠東之利益，亦祇有消極的維持，絕不能作積極的保衛。目下雖無英法日本妥協之公表，但誰能保證其無心之密謀。重慶當局之將對英關係諸對蘇對美關係之後者，想亦見及此點。美國之堅止中立法中之軍火禁運條款，目的只在求軍火出路與過剩資本之投放，絕非有愛於英法，其艦隊之集中於太平洋，不過要保持赤道附近之航路，

控制馬來羣島之錫與橡皮等軍資供給，絕非有意與日本作戰也。蘇聯則今日正忙於吞併控制舊俄領土，更進而支持德國作戰，絕無與日本作戰之勇氣，更絕無支持中國抗戰之誠意。以此，吾人所可期望於國際援助者，胥皆不存，際茲為國家生存着想，惟有放棄抗戰，謀和平，方有出路。

即就國內情形言之，亦為和平方為有利。西南之經濟建設，雖未足以為建國之基礎，要尚為國民之財富，吾人雅不願見此僅餘之資財，再為抗戰無底之犧牲。渝陷區域二年來人民所處之困苦顛沛，無理財由應令其繼續。田園不能再任其荒蕪。經濟組織再不能任冒名遊擊之騷擾與破壞，工商業更不再任日人軍事佔領或戰爭破壞。農田需恢復，工商業需急速確定其產權與保障其營業，經濟紐帶，須立即恢復，經濟活動，須立復常軌。近日法幣對外匯價，與一般物價，當隨和平空氣之濃厚與否而漲跌者，正所以指明人民望和之心切，與經濟恢復之必賴於和平之實現也。

由蔣介石等人之屢次談話看來，似彼輩亦深知抗戰之無力與和平之必要，彼等亦深知人民望和之熱望，但仍囿於個人權位之保持，於是由玩弄戰爭，轉而為玩弄和平，希圖以對外的「和平」，轉而解決國內之矛盾，發而為和議主體之爭論、表現而為低價拍賣之運動，四出賄買而為阻止汪先生和平運動之醜態。無識之徒，更因飯碗與書生是非正統之謬見，從而為之狂吠鼓譟。須知從事政治與政治論辯之人生百折而不屈撓者，盡皆為國為民，犧牲小我，以救大我一念為之主腦，蔣氏之論既不能使主和論者，因彼輩之中傷而為之自毀，蔣介石之徒，反因是而愈無法掩飾其只知有己，不知有國之謬論與醜行，反使人民愈益認識眞理是非之所在，響背之應歸。

際茲今日吾人雖追懷往昔，懷念將來，而不勝其唏噓，但吾人猶望蔣介石及其徒衆，毅然覺悟，以國家生存，人民福利為念，決然改圖，則成佛之期不遠。凡我同胞，亦應毅然自起，闢邪說，嚮眞理，勿受掩蔽於議和主體爭執下之個人自私理論之欺騙，奮而贊助監督汪先生之和平運動。改組國民政府，從事於議和以息戰，和平以建國之大業。

當前的日本外交

余志遠

現在世界有兩大戰爭，一在遠東，一在歐洲，尚未聯在一起，世

界規模的戰爭仍在醞釀中。這是與第一次歐戰不同的。第一次歐戰，由於奧太子斐迪南被殺，燎原成爲世界大戰，戰爭一起，歐洲的強國都參起。九月以來爆發的德波戰爭，參戰者只是英法德蘇波。蘇聯雖然與德國共同瓜分波蘭，對幫助波蘭作戰的英法仍舊保持中立，英法也不以蘇聯爲敵。英法的敵人，現在只是一個德國，世界的強國，美國，日本，意大利都是中立。中立國的向背，可以決定戰爭之勝敗，因之，各交戰國都努力羅致中立國，美日竟固是英法德拉攏的對像，即是已與德國共同行動的蘇聯，英法對立也是不肯歇手。美意兩國暫時不會參戰，已是既定之局，日本維持中立的久暫也不是單純的歐洲戰爭所能決定的。

日本對華戰爭已經兩年，已痛感到結束戰爭的困難。日本傾全國的兵力，單獨對華用兵，尚不能擒縱自如，當無再於中日戰爭之外更發動戰爭之理。歐戰以前，日本的整個國力頃注在結束中日戰爭，日本的國策也以解決中日戰爭爲樞軸，外交的活動當然不會例外。它緩和美國，結合德意是爲中日戰爭，反對英國，敵視蘇聯，也是爲中日戰爭。平沼內閣的外交政策，以加強德意日的防共結合爲骨幹，所以有日本行將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的傳言。八月二十三日德蘇定立互不侵犯條約，造成國際上的巨變，巨變的浪潮漫及世界，平沼內閣也爲這次巨變的波浪捲沉了。國際巨變，促成日本內閣的更迭，可見前此的日本外交是怎樣密切附着於防共協定之上。德蘇既然和好，防共協定的作用一面蕩然無存，以加強防共協定爲外交政策的平沼內閣也就不能繼續存在，日本的外交政策又變了。本月二日日本外相野村大將在

日本地方長官會議席上說：

「在本年五月之地方長官會議席上，有田外務大臣會有說明，即日政府正採取強化日德意防共協定之方針，而與德意兩國折衝云云。然其後歐局，以但澤問題爲中心，而有急激轉變，八月二十四日則德蘇兩國間竟成立不可侵協定，故上述交涉，即爲之終止。

由於野村外相的談話，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日本加強防共協定的交涉已經停止，日本以防共協定爲骨幹的外交政策已經改變。改變後的日本外交政策是什麼呢？概而言之，當前的日本外交政策是以解決中日問題爲核心，改變陣線外交爲協和萬邦的外交。阿部內閣代平沼內閣成立的重大意義就在此。

阿部內閣成立之初，日本一般輿論異口同聲的說「確立一種足以應付新情勢之外交政策，乃被課於阿部新內閣之重要任務。」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有改變既往政策的必要，但是這種改變是循序的，不是急劇改變職等而進的。阿部首相於八月三十一日會見外務省新聞記者團的演說，一則曰「日本則須堅持本國之立場，從善處理時機，而不欲使外交之實體職等變化。」再則曰：「關於防共樞軸，則目前祇有繼續前內閣之對敵政策而實行之，待日後另有妥善方法後，再行研究。假使遽而更改防共樞軸，則以前所存在之強化政策，有因而消滅之可能，故必須決定繼續其他各國之關係談判。」也因爲這些年日本與德意藉防共協定，結合的太密切了，不容易一時改變過來。如操之過急，必致對英美的關係未能變好，德意的關係已無法維持，成爲前後不着邊際的孤立局面。阿部內閣所以採取漸變的政策，即在藉此機會，改善日本對英美的關係，慢慢脫離由防共協定而發生的不利羈

辯。至於由防共協定而獲得的利益，日本現內閣仍要加以維護，而且在可能範圍內加以擴大，因此日本對德意的關係仍繼續維持。德蘇互不侵犯協定成立後，日本輿論對德國儘管表示憤懣，對於反共協定仍表示繼續有效。在日本對英美幣交沒有變為融洽的現在，日本也只有牢握着德意這兩頭現成的鳥。

日本維持自己對德義的既成關係，就是握着對英美妥協的手段，

九月三日美聯社東京電傳

「日內閣今日對於歐局會作三小時之集議，外務省某代表對於日本與英美德義蘇聯之關係，曾詳細報告。據美聯社記者調查所得，內閣之決定如何利用歐洲現局，取得第三國不干涉日本大陸計畫之諾言，若不能取得此項諾言，則日本將採取不利於租界之行動。阿部於今日閣議完畢後，會將歐局上奏日皇，同時外務省又訓令日本駐蘇大使東鄉，利用外交手腕，與蘇聯成立關於和平解決一切之協定。」

美聯社記者說日本利用歐局，現在確有使日本利用的環境。英美在遠東的利益較大，英國有強敵德國當前，已無力東顧。英國如欲在歐洲獲勝，不僅要獲得日本的中立，還要獲得日本的好意。日本如不中立，在歐洲的英國艦隊要分兵遠東，日本如對英國沒有好意，在遠東的英國艦隊也不能調回歐洲助戰。英國有這種前後左右難顧的不利缺隙，日本就獲得充分利用的機會了。於是隨着歐戰爆發，華北反英運動復熾，香港情勢緊張，日本請英法德波調回駐遠東的軍隊，日本通知上海租界當局改變租界狀況。假使歐戰沒有發生，英國對日本的要求一定不肯答應，對於既得的權益一定加以維護。今日不比往時，歐戰的勝敗關係整個大英帝國的存亡，英國等願為保持歐戰勝利，而犧牲遠東的利益。不論英國向日本的退讓到何種程度，我們看英國艦隊已從長江撤退，上海租界英兵的防區已有一部份轉給日本，天津英租界已允許日本憲警搜查，跟着來的是英國要求重開東京的英日談。

判，香港的緊張情勢不復存在，天津租英界的封鎖無形取消，英國不再援助中國抗日的傳言遍佈宇內，重慶政府支配下的言論也開始反英依蘇了。歐戰再打下去，英國對日本的讓步還不止此。

英美在遠東的權益都大，英國無力過問遠東，美國在遠東從事行動的力量更減少。前些日消息盛傳美國要組員照顧遠東各民治國家利益之責任，這不過是英法等國的希望。可是這種臆測也以美國下列措

施為根據：（一）派遣航空母艦朗格雷號及轟炸機十五架到馬尼刺，（二）駐於亞洲領海內之原有潛艇全數更換新者，（三）一九四〇年太平洋艦隊大操提早數月，改於明年一月實行，（四）立即開始建築阿拉，米特威島，夏威夷及瓊斯頓島之空軍根據地，（五）加闊巴拿馬運河。美國這些行動都表示着它注意遠東問題，反對日本的獨霸政策。日本對於美國這種態度，反感甚大，九月十九日日本陸軍激烈派機關報「報知新聞」會向美國提出警告，聲言若非美國改變對日態度，則太平洋將變成戰場，該報聲述過去二年，日本對於改善日美關係

「採取謹慎態度，其所以採取該項政策者，因美國係唯一能在遠東採取自由軍事行動之大國，且美國會以大量必需品接濟日本，從事對華戰事。日本企圖避免使美國與己為敵，良以美國無政治興趣，以妨礙建設東亞新秩序也。」讀讀新聞與「朝日新聞」則申斥美國欲繼英而為遠東之守門狗。輿論上如此表示，九月二十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也說：「在美日商約廢止以後，日本不能再忽視美國之不友好態度矣。」並說日本不能容忍各國干涉其既定之東亞政策，干涉此項政策之國家，對於日本之對策，應負責任。日本反美的呼聲，只是曇花一現，

這不過是以反美為聯美造的姿態。一因美國已廢止美日商約，日本急欲在舊商約滿期之前，續定新商約。二因歐戰已經發生，日本不能在英德等國購買軍需用品，須轉而求諸美國。三因英國已退出遠東，美國在遠東有自由行動的可能，故日本想趁此機會與美國和好。野村大將的出任外相，正為擔當和緩對美對英之任務而來，野村外相於十月

二日說：「至於對英國之關係，則本年七月在東京開所謂日英會談，結果英方在原則上承認即在中國方面日軍勢力下之地域內，英方控制其利敵害我之行為，至關於天津方面具體問題之處理，對方未同意我方要求，於是會議遂告流產。對於美國，則日方今後，仍本繼續努力，俾美方能充分理解日方之真意也。」日本朝野對於野村轉變日美邦交的期待極大，野村就職之初，日本輿論多以改善日美關係獎勵野村，九月二十一日路透電傳：「日方各觀察家，亦以為際此日本對美關係日趨重要之時，野村實為辦理外交之最合格人才。」海通社電「據東京政界人士預料，日本政府將於日內任命新外相，其人選以前任駐美海軍武官野村中將呼聲最高，衆信野村將利用在華盛頓之歷史，與美國政府調整關係，同時增強現行外交政策。」二十三日「讀賣新聞」稱：「自中國事件發生以還，日美關係日臻惡劣，近因美國片面廢止對日商約，緊張愈甚，兩國前途關係殊堪隱憂。當此之時，首相阿部以外相一職屬諸野村，實有特殊意義在焉。野村肄業於美國海軍學校，當羅斯福任海軍部次長職時，曾充任駐美海軍參贊，後任日本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故有美國知交頗多。」野村外相於二十五日就職，亦以調整日美邦交自任。不過日美關係之轉惡，由於日本侵略中國而起。美國對於遠東的傳統政策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維持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假使日本在遠東的活動，不違反美國的傳統政策，日美邦交的改善是有可能而且必要的。

，亦以調整日美邦交自任。不過日美關係之轉惡，由於日本侵略中國而起。美國對於遠東的傳統政策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維持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假使日本在遠東的活動，不違反美國的傳統政策，日美邦交的改善是有可能而且必要的。

英美以外，日本對蘇聯的關係也是急待調整的。多年來，日蘇處於對立的地位，自反共公約簽定後，德日於反英之外，就是共同壓迫蘇聯，監視蘇聯。德蘇邦交好轉，在西方呼應日本監視蘇聯的陣線已不存在，單獨的日本一國已不能於中日戰爭以外，再有充分的反蘇力量。國際關係只有如此，不能敵對，只有和好，日本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對付蘇聯，只有與蘇聯釋嫌言好。德蘇定約之初，日本對德雖表示不滿，及至德外長里賓特羅甫調停日蘇爭端，日本也就趁此轉舵，本

步定立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日蘇停戰協定成立，美國震動，英法不安，德國則認為應有的舉動。從此以後中日德義蘇五國同盟，或德日義蘇四國同盟的傳說都跟着來了。據傳五國同盟或者四國同盟的目標均在英國，日本欲藉此驅逐英國退出遠東，德義蘇欲藉此毀滅大英帝國的世界霸權。傳說果成事實，英帝國的命運是頗堪憂慮的。所以英國於敵對德國以外，竭力拉攏蘇聯和緩日本，阻撓日蘇的密切接近。日蘇更進一步的接近是有可能的，日本為解決中日戰爭，固有緩和蘇聯之必要，蘇聯為趁火打劫，侵佔鄰國的領土，也有與日本結合的必要。德蘇和好，夾在德蘇兩國之間的波蘭就被瓜分了，日蘇和好，中國於遭受日本侵略之外更有遭受蘇聯夾擊的可能。這些天有蘇聯出兵新疆的傳說，不是無因。蘇聯早趁着中國內亂佔去我們的外蒙古，安知道它不趁着中國戰敗的機會，再侵佔我們的西北河山也有為斯太林侵佔的可能。一帶已為蘇聯的魔掌所握，我們的西北河山也有為斯太林侵佔的可能，大家提防着吧。

日本緩和對英對美對蘇的關係，又維持與德義的結合，全是爲的解決中日戰爭，現任首相阿部及外相野村之對此點再三申明，現在也確是解決中日問題的良機。日本是趁此良機樹立遠東霸權呢？這樣只有掀起更大的戰爭。是趁此良機攜助中國獲得自由獨立呢？這樣始能建設永久的東亞和平。

縱橫捭闔的土耳其

吳無吾

歐洲戰爭，既似陷於欲罷不能的狀態之中，土耳其的地位，因而愈加重要，各國外交的活動，都集中在土耳其身上。

在英國人眼中，土耳其是大英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一隻警犬，同時，也是阻止德國向近東發展的一支大軍。倫敦某雜誌會說，英國如果準備要包圍德國，則波蘭，羅馬尼亞，與希臘是英國的前線，而土耳其則是英國的興登堡戰線。現在波蘭是完了，羅馬尼亞日在風雨飄搖中，並且英國人如果真要利用羅馬尼亞作戰場，則無論如何土耳其是要站在英法的一方面的。自德國併吞捷克以來，英法即努力促成英土，法土互助公約，英國更不允許貸以千八百萬鎊鉅款者，就是由於這一點。於此以外，英國如果要與意大利作地中海上的戰爭，土耳其對於英國，更能供給英國海軍以根據地與補充，同時，如果英國得到土耳其的援助，則莫索爾油田，也將沒有危險，蘇彝士運河與埃及，也可得到一點安全。這一點，只要看上次大戰爭中，土耳其給予大英帝國的煩惱，我們就可以瞭解土耳其的地位，與自上次歐戰後英國拉攏土耳其，近來更對土耳其多所企望的緣故了。

在德國人眼中，如果土耳其可與德國聯合，則土耳其是德國同近東及印度等處發展的橋梁，是隔離英蘇的屏障，是德國囊括巴爾幹半島的助手與聲援者。上次歐戰中，土耳其與德奧合作，立即隔離開英蘇的聯合，即證明土耳其在歐戰發展中的地位。

在蘇聯眼中，土耳其是黑海的鎖鑰。蘇土如果合作，則英法勢力將從黑海中驅除出去，如果反目，則英法力量即將進入黑海。歷來俄土的爭執，蠻靼海峽總是一個主要的題目。正在英法組織可對德亦可對俄的和平陣線，而土耳其商訂互助協定時，蘇聯外次波丹金特別跑一趟土耳其，提議組織黑海聯盟，英土協定將有成議時，蘇聯特別

通知土耳其，對於韓靼海峽，只有蘇聯與土耳其有權這些事，都指明土耳其在蘇聯眼中的地位。

在意大利看來，一個敵對的土耳其，將是意大利所擬培植的東地中海勢力的威脅。一個友好合作的土耳其，將是意大利前述計劃的重要友軍，也是意大利想建樹的她對巴爾幹半島的霸權的支持者。

在巴爾幹半島諸國看來，土耳其是他們的領導者。此次戰爭以前是這樣，現在因羅，南諸國都陷於外交上的苦境，更希望他要成為巴爾幹半島事實上的領導者。

二十餘年前的近東病夫的土耳其，經過凱末爾革命後的努力，更加上地理環境的優越，使他成為歐戰聲中二等國家中的翹楚，歐戰中兩方能否迅即勝利的決定者，同時，事實上，也成為歐洲命運的一個決定者。

土耳其自復興後的外交活躍，即與波蘭齊名。現在，更因他的地位的重要，外交活動，更趨於多方面的，真是所謂縱橫捭闔了。外長在莫斯科，軍事代表團在英倫。大使與希特勒常常接觸，德國更派遣了要員巴本為駐土大使。意大利，巴爾幹諸國，都隨時與土耳其保持密切的連絡。但是土耳其的外交活躍，究竟要走到那裏去呢？聯英法呢？聯德呢？聯蘇呢？聯意呢？或組織和平集團而守中立呢？

首先要注意的，是土耳其自上次歐戰後，大部精力都消耗在國內建設中。戰前領土，他還沒有提出什麼要求，特別是在巴爾幹方面。因此，他目前所注意的，應是提高其國際地位，改善其國際貿易，俾可促進其國內建設。對外作戰，在今日世界諸強國中，他似乎還未必肯作此鉅大犧牲，儘管他可以找到些同盟國。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將可以推測土耳其在今日縱橫捭闔的國際局

面中。他要採取的態度，與應付各國的方案。

英法不僅認為土耳其是他們在近東的興登堡防線，還認為土耳其是英法與蘇聯間的橋梁。英土、法土互助公約，雖然細目似已商妥，但各方都不希望立即簽訂。因為英法希望土耳其先可與蘇聯簽訂一互助公約，這公約中土耳其的任務與責任，可與英土法土公約中土耳其的責任不相衝突。這樣，經由土耳其的仲介，英法與蘇聯可連結起來。英國也希望在蘇聯與土耳其影響之下，羅馬尼亞與布加利亞，可成為德國向黑海及地中海發展的堤岸，更進一步，如果德國進攻羅馬尼亞，土耳其可與羅馬尼亞以援助，同時，英法兵艦亦將可越韃靼海峽而至黑海去。這是英法方面所以卑詞厚幣，求好於土耳其的原因。在土耳其方面，則實際上，對於英土、法土諸協定之簽訂，將不敢先於蘇土公約之簽定。因為蘇聯近來的政策，變化得愈與英法不利，而蘇聯又是土耳其的近鄰，如果得不到蘇聯的同意，土耳其是不敢貿然接受英法公約中的責任的。這一點只要看過去土耳其聲明，英土公約將以英蘇接近為條件，近來土耳其外長邀遊於莫斯科，尚無結果，英土公約，即不能簽字，即可證明土耳其，確實有所顧忌。再者，英土如果訂定公約，則德土關係便須惡化。德國每年幾乎購買土耳其百分之五十的出口貨，英國能否承受得了呢？這一點。英國久已表示因土耳其其貨幣價值過高，而不願接受。另外土耳其需要現款，在各處購買機器，以便國內建議，而英國所允諾的千八百萬鎊，又限定購買英貨，以之充實土國軍備，這幾點，雖然是小節，但在舉世都不願戰爭的時機中，這些小節，常可以決定大的政策。總之，英土公約能否簽訂，現在大家儘管活動，尚未到決定的時候。

土蘇關係，自土耳其復興以來，即極端密切，近頃國際諸事的發展，更使土耳其在明瞭蘇聯政策以前，不敢多有所作舉動。英土接洽之際，土耳其即一再表明需有英蘇談判方可着手。英蘇談判期間，土耳其無何更進一步接洽。英蘇談判失敗，英國要求訂定互助公約，土耳其外長，便跑到莫斯科去，都指明這一點。現在土外長的任務，似是一是訂定土蘇互助公約，二是提議組織黑海聯盟，或巴爾幹集團，以守中立。土外長在莫斯科已然兩禮拜有餘，可見接洽之不易。不過，僅是

，從各方面看來，土蘇互助公約之簽訂，極為有望，不管他的內容，是否與擬簽的英土公約內容有無抵觸。土耳其對英法關係的確定，要等到土蘇關係確定以後，這一公約如果可以簽訂，則在短期內，英土公約將無形擱置。因為蘇聯最近似採不利於英法的利己而中立的政策。如果蘇聯態度更為明瞭，則英土公約，也便可決定命運了。歸於第二點，可能性比較更為大些。因為如果由土耳其出面組織巴爾幹和平集團，則外在的摩擦，德意英蘇的衝突，將可減少一點，而巴爾幹諸國心理上，亦可得到非在強國支配之下的安慰。這一點，我們只要看巴爾幹各國都表示贊同土耳其的計劃的行動，便可明瞭。但是，這一集團，將與「巴爾幹同盟」之維持現狀不一樣，牠將實施某種程度內的疆土變更，以便滿足各方的要求。

土德關係，自德波戰爭起後，更為密切。希特勒自但澤回柏林，特別接見土耳其新大使，便可知道德國如何看重土耳其。因為蘇聯在目前支持德國作戰，土耳其於自身原因以外，也將依隨蘇聯而與德國保持友誼的中立。這樣，他將可以完成他在巴爾幹半島上的領導地位，自然，這一點要以不妨害英國對土耳其感情為限度。如果戰事停止或日趨擴大或者蘇聯態度再有激變則一切又當別論了。在德國看來，巴爾幹和平集團之成立，是打擊英法，且保證德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的經濟霸權的工具。

土意的關係，因為意大利之棄嫌修好，在目前雖無何等成績，但意大利所提議的土意互不侵犯協定，將來確實有些可能。同時，土耳其倡導的巴爾幹和平集團與意大利的計劃正復相同。將來，對於巴爾幹的行動，土義似乎有聯合起來的可能。

總之，在國際關係錯綜複雜之今日，英法德三國都想以外交活動決定目前歐戰命運的今日，土耳其因地理位置關係，確有舉足輕重之勢。證諸土耳其復興以來的對內對外政策，與其依恃蘇聯的必要看來，土耳其在將來，對於英法的關係，將由土蘇關係來決定。由蘇聯最近態度看來，土蘇互不侵犯協定，有訂定之可能，從而英土互助公約，或許要暫時擱置起來。土耳其將在蘇德義英認可的範圍內，領導巴爾幹半島各國，組織和平集團，守嚴正的中立。蘇聯牽制他不敢接近英法，英法也將牽制他不敢過份接近蘇德。在這種牽制力之均衡狀態中，他將稍稍傾向於蘇聯與德國，但仍以守中立為原則。不過，僅是守中立，他已將幫助蘇德而打擊英法了。（十月五日）

舉世矚目之美國動態

白瑞光

一、各國對美之期待

自從第二次歐洲大戰爆發以來，美國的地位愈加重要。在戰爭中，一個小國的左投或右投，尚足以轉移勝敗的形式，何況美國那樣擁有一個極豐富資源和強大陸海空軍的世界一等強國呢？並且，美國的態度不獨是美國本身，實是整個新大陸二十多國態度的決定者。這無怪乎各國期待之殷了！

英法兩國在這一次大戰中對美期望尤切，一則因平時他們對美國交誼較為密切，二則由於他們受了蘇聯欺騙以後；最近意大利也表明支持德國「和平攻勢」的態度，他們找不到強大的與國。他們自知甚明，他們深知單靠他們自己的力量沒有操勝算的把握，所以他們雖最痛恨出賣他們的蘇俄，但對蘇俄仍沒有惡意的表示，他們雖大聲疾呼的宣稱堅決繼續作戰，但對德國的西線始終是紳士式的戰爭。這主要的是因為沒有第三國的營援或拔刀相助。因此他們整天在醞釀，宣傳，期待着美國參戰。

德國方面因為她是一個全能的獨裁國家，常被愛好民主自由的美國人民所非難，但是美國如不參加英美方面，而嚴守中立，則對德的利益很大，例如第一次大戰，美國未參戰時，德國就從美國得到許多種食軍需品的幫助。直到現在還有一部分美國人同情於德國；如德美協會顧恩所領導的一般人便是。所以德國在期待美國嚴正中立。

因為美國是太平洋沿岸的強國，所以她的舉動又十足的可以影響東亞。在日本看，歐戰一起，英法無暇東顧，蘇聯方面也訂立了停戰協定，在東方能有力量和她為難的祇有美國，因此她期望改善對美邦交，期望美國贊同東亞的和平再建。

二、美國修改中立法

大家的期待如此，美國呢？自從第二次歐戰開始以來，美國的行動，最使人注意的有三件大事，就是修正中立法，召集泛美會議，和海軍大操。神經過敏的期待者便生出極種猜測。

羅斯福就說他們的中立法是不公平的，他說中立法是幫助了侵略者，拒絕了受害者。今年六月又提倡修改中立法，但是失敗了。這次歐戰開始，羅斯福於本年九月二十一日又召開了國會特別會議，修改中立法案更積極進行。其間所以拖延如此之久者，很清楚的是孤立派阻撓的結果。現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業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曼所提之中立法折衷案修正通過。本案包括「禁運軍火條款」之廢止和「現款自運條款」之完全實施兩要點。並因對交戰國可作九十日之短期信用放款之規定將強生法在某種限度內予以修正了。

據露透社二日消息此案尚在參議院討論中，孤立派領袖波拉還作激烈之反對辯論。假使畢德曼折衷案被通過，他的影響怎樣呢？是否

美國便因此實行幫助英法，甚或參戰？一定不是。本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向協約國售賣軍火，也向同盟國售賣，這次中日戰爭美國賣給日本軍火比賣給中國的還多。軍火商人惟利是圖。現在歐戰一開，各國生產停頓，運銷阻滯，正是軍火商人發財的好機會。可惜美國中立法防礙了美國商人盡量出賣軍火和其他軍需品，防礙了美國向交戰國放款，所以美國人士主張廢止軍火禁運條款而代以現款自運條款，很清楚的，修改中立法的目的，祇在乘歐戰機會發點洋財，豈在援助英法。上屆候選總統人蘭敦說得明白，他說：「中立法問題如何決定，不應以援助英法兩國一項意念為根據，而應以美國避不牽入戰爭旋渦一項觀念為出發點……」塔夫脫，史密士麥特溫，喬治等許多人

都認為若能作到現款交易而使美國不捲入戰爭之旋渦，則彼等願將現行中立法之禁運軍火條款廢除。汽車大王福特在美國退伍軍團軍會席上之演說也稱「吾人一旦將軍火運載出口，即將捲入戰爭旋渦，美國如參戰，惟富人可以獲利，余信美國若置身局外，則戰爭可早日結束云」。可見他們反對修改中立法是在反對美國捲入戰爭旋渦，若能將此事避免則他們也贊成修改中立法，其贊成的理由是「現款交易」也就是使美國多賣點軍火和其他貨物。

三、泛美會議

泛美會議係於九月二十三由美洲二十一國在巴拿馬開會。這次泛美會議，依照巴拿馬總統阿羅西門那（Arosemena）的演說，是美洲各共和國集合在一起，尋求對抗與他們人民自由意見相抵觸之事物的方法，以保護他們自己。美國國務副卿韋爾斯演說，指出會議的目的在防止美洲二十一共和國捲入戰爭漩渦，其意義包含下列三點：（一）除掉任何交戰國在美洲領海作類似戰爭工作所惹起事端之衝突的可能性。（二）預備除去二十一國中任何一國船舶被擊沉時引起戰禍之危險。（三）採行一種經濟性質之手段，以防止由美洲貿易減低所生的恐慌。

這會議的目的，很清楚的指出在外交上保持美洲各國之中立與經濟上防止因歐戰引起美洲貿易減低之恐慌，並不含他意。而會議中重要提案關於中立的如由美洲海岸向外三百英里內劃為安全地帶，由美洲各國聯合派遣軍艦巡察，不准交戰國在此地帶活動，防止潛艇之襲擊，並美國洲一國之中立地位受侵犯時，美洲其他各國即應互相諮詢，以便出以共同行動是。關於經濟合作的如調整並促進美洲各國之經濟關係，凡非直接用於戰爭之各種貨物，各中立國均得照常輸往各交戰國等皆與前述目的相吻合。簡括說來，泛美會議的目的與修正中立法的初無二致，最要緊的是在歐戰期中如何乘機取得經濟利益，同時美洲各國又可避免戰爭。不過中立法是美國一國的事，泛美會議是全美洲各國一致行動罷了。因此，看泛美會議為美國干涉或參加歐戰或準備對日之先聲者實為一種錯覺。

四、美國海軍大演習

美國海軍大操籌備已久，美國海軍部通告謂此事已經數月之考慮，美聯社消息謂白魯克大將統領之主要艦隊在大西洋演習時於四月十五日即奉命召還，可見操演的動機不自今日始，不過最近才實現而已。

此次美國調遣艦隊到夏威夷的珍珠港，包括各種兵艦，潛艇，航空母艦等。同時也取得空軍的協助，還有飛機及航空母艦遠抵馬尼刺，軍容甚盛。而這次演習從阿拉斯加起經夏威夷，馬尼刺至南太平洋中之薩摩亞羣島，形成東半球上一大弧形，規模極大。因此引起各方面的種種猜測。這種猜測不外兩方面：即一方面說與歐戰有關，一方面說與中日戰爭有關，或者說美國意在遏止日本攫奪英法屬地，也許更有人以為美國會武裝調停中日糾紛，這些說法都是由於期望心的太急切而來。據美國海軍部通告稱，此次大演習為「巡洋訓練」，並稱此次演習並非因歐戰或日本對華作戰所促成。固然，在國際信義掃地的今日，任何宣言聲明都無人相信，但美國演習的最大作用還不過是示威。她看到歐戰起來以後英法無暇東顧，英法的軍艦商船將逐漸調回西歐，再無力控制遠東。同時眼瞧着德蘇瓜分了波蘭，現在日蘇成立停戰協定，日蘇接近甚至合作，便可在遠東弄出些把戲來，這或者對美不利，說她的示威在阻止日蘇的接近到十分近理。至於推測美國有任何自發的積極活動，那就失之過早了。

五、美國人的意見

盡管各國如何期待，美國人是絕不願參戰的。原來在美國地理的環境上她是一個兩面由大洋與世隔離的大陸，她的經濟自給有餘，她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並非如歐洲各國那樣錯綜複雜；在歷史上她與他國沒有幾世幾代不解之恩或怨，這是美國孤立派和一般人反對參與歐戰的原因。美洲的門羅主不是偶然發生的，他是代表美洲人士的思想的。他們深知兵兇戰危，戰爭是要消耗生命和金錢的，在環境上她既與世界關係淺薄，如非切膚，豈肯犧牲？所以他們對第一次歐戰之參加，到現在還有人後悔。因此美國人的意見，無論是孤立派非孤立派，都一口同聲的說要「避免戰爭」。總統競選也以「吾黨不使美國與人兵戰」為號召，可見一般美國人民的心理了。羅斯福在本月二十二日國會特別會議開幕時的演說，頭一句就說：「每一個參議員，衆議員，行政人員，總統及其屬員，私的和公的方面，都一致的重視保持中立，保持我們的安全及土地完整，同時保持我們立於戰爭之外。」由是可知，舉世雖在熱烈的期待，美國還在那裏冷靜沉着的觀察，這是期待者應當知道的。

美國中立之政治經濟意義

白瑞光譯

——美國政治家、著作家、思想家等領袖人物意見之分析的討論集。可於此中窺見將來。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三週內，美國大總統召集國會，就對於交戰國售賣軍火問題討論修改中立法。一般觀察家以為這是對美國孤立政策之全部的試驗。使美國成為英法的同盟國之歷史事實能否再現？想解答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對於美國中立法之政治經濟意義有深刻的理解。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事須從美國人的觀點看却是極要緊的。——美國人的觀點是這樣：他那心意與精神都交織着本國的利益，在一個安全舒適，重洋保衛的距離外，對於歐洲事件的「隔岸觀火」。

讀者，他或者是現在戰爭中的一個人民，他將重視他自己的利益，這裏必須完全脫去他那愛國熱情的觀念，並且設身處地和一個

美國公民一樣，這樣他才能給他自己一個觀察什麼是使美國參戰為可能的最公平的機會。讓我們看看美國各界領袖人物——政治家，著作家，思想家等——關於這個問題近來說些什麼。

胡佛先生的看法

美國前大總統，哈爾巴特胡佛曾經明確的表示他的意見。他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和戰後在歐洲領導美國救濟工作，並曾任商務部長和大總統，有觀察歐洲人民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之二十年的經驗。

他說，美國最後的結合完全出乎理想之外。胡佛先生他自己並不規避任何責任。他極不願參加他們政治家之多數人的看法，主張美國參戰。他相信他們能促成一個光榮的和平，他們能作成一個消弭戰爭的戰爭，他們能為伸張人類的自由而使世界安全。假如「經驗」是有價值的話，這個退任總統加重的申說要破壞這些希望有一千個理由可

以說明為什麼美國永不應當再嘗試戰爭。

他的意見還有「德意兩國之狄克推多是由於反共產主義而興起的，深入他們民衆是由於俄國的狄克推多所致。……加以，狄克推多是為權力而衝突。且法蘭西以一民主國與狄克推多之蘇俄密切結合，（胡佛發表此言是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彼時是真，但現在事實已不如此了——原註）假如法國被壓迫而如此再開始可怕的戰爭，英國將感受危險。」

美國的危險

胡佛想到，他的國家依下列方向進行有被牽入戰爭之危險。

- (一) 外國的宣傳激發情緒，並鑄造民意去戰爭。
- (二) 美國自己之錯誤的官吏和人民的宣講，事實上支持了這種宣傳。

(三) 美國政府所採的步驟，當着反對想把他們牽入戰爭的人時，却用一種其結論為戰爭的理論為武器。

對於假如民主國失敗美國隨即成為犧牲品之辯論的答案，他說在他的意見是民主國不能失敗，因為他們擁有幾千萬人和所有供給他們防衛所必需的資源。並且假使他們失敗了，則獨裁國家之疲困將使他們的人民至少孤立二十五年，另外一件事是支持侵略的狄克推多之全部全能國家的構造將衰落。他們殘忍的使人難堪，他們對於自由人之各種權利的壓制；他們對於宗教團體之惡意的迫害，將從內部起來反抗。胡佛很果斷的說，已經認識自由的人民，他們自己仍能再取

得自由。

參議員塔夫脫的觀點

同情這些看法的，有前總統之子參議員塔夫脫氏（Robert A. Taft）。塔夫脫曾被列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一。

他加重的說，除非攻擊到美國海岸和美國領土，美國人民堅決反對和任何國家開戰，這是一個根本而且不能改變的事實，對於美國應當用她的武力為恐嚇以阻止他國戰爭，以便使一般人類從戰爭的恐怖中得救的辯論，他反駁說，他們不能阻止歐洲的戰爭，因為歐洲的民族是這樣的混雜，以致沒有人能劃出不留少數民族的疆界來。少數民族問題便是衝突之永久存在的原因。

此參議員堅持嚴正的中立。他主張在任何情形下美國也不應當變更中立法，不應允許任何政府官吏尊重一個外國在他國之上，或者當着一方面對他們的敵人封鎖時，供給另一方面的資財和軍火。中立法的條款，要求在戰爭時須用現款購買，並不許美國船舶裝運供戰爭用的軍火，不許供給交戰國以資財，不許美國人民乘交戰國船舶旅行，堅決的將欲保持他的國家立於戰爭之外。但對於修正中立法，惟一可以考慮的是提議由交戰國的雙方向美國購買軍火和軍需品。

美國能立於戰爭之外

伊利奧（George Fielding Eliot）是一個著作者兼軍事專家，他曾經寫一篇文章題目叫作「美國能立於戰爭之外」，他一個一個的考察那些視美國為不能避免參加自殺的歐戰者所舉出的理由。列舉如下：

（一）美國不能坐視英法的毀滅，致使美國與戰勝的強國相對持。

對答復此問題，他力辯說英法不能毀滅。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間法國是如何的慘敗，在上次大戰中德國是如何的慘敗，但在今

日再看看這兩個強國如何。法國在歐洲仍然擁有最好而最堅強的陸軍，英國擁有最有力的海軍，在資源及財富方面這些國家也佔有不可與比的優越地位。

（二）美國人民在他們同情心中並非中立的，而且那種同情心將使他們加入英法方面。

伊利奧辯論的基幹是美國人放縱的意志，對於易感動之同情心的牽引須有一種有力的限制。

（三）美國須阻止狄克推多制的傳播以便使民主的世界安全。

他辯論說，美國在這個方向去作十字軍之遠征是無用的。伊利奧很果斷的說，狄克推多非自無中生有，却是從內在的原因中生出來的一樣。假如美國干涉這類事件，她將不勝其繁，而且干涉的時間也不能持久。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安全的，恰如美洲有兩面大洋保護他不受攻擊一樣。——英格蘭在不列顛羣島對於空襲暴露以前與此處相同的地位。

（四）但是美國除了派遣軍隊對外作戰外，還能够並且也當盡量支援他那歐洲的朋友。

這種主張可以不猶豫的准許，但這種參加必須避免到那種限度，就是美國變成他國之經濟股東，對於他們的勝利有一種很大的利害關係，而且因為大宗投資的利益，可以推動美國投入戰爭中。

（五）美國在海外的船舶將被擊沉沒，美國在海外的人民將被困擾，結果美國將被捲入戰爭之漩渦。

伊利奧反對這種說法，他說他們的船舶可以保持於戰爭區域之外，人民可以召喚回國或妥為保護。重視這種辯論的著作家應當明白美國是世界上極優越的海軍強國。

（六）和平是不可分的，而且美國不能保持孤立於世界，他們必須負起他們的責任來。

這祇可用舊大陸的哲學為論據而辯論，因為他們不願意在圍繞他們的國家或大陸上築成中國式的牆垣才這樣說，但他們怎能說服那些

自己保有必須的軍備以控制大洋，阻止舊大陸的衝突移轉至新大陸的人們呢？由於這樣的武裝和保衛，美國將於歐戰後處於戰爭的地位，以左右和平的途徑。

蓋勒蒲先生的發現

美國民意機關指導者蓋勒蒲先生（George Gallup）說，美國人以六對一之比反對派遣美國軍隊到海外去。加以相信英法對抗希特勒為全完公平的並非大多的美國人，不論納粹政府的行動如何特別，差不多十個美國人中有四個以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時英法對德是不公平的。蓋勒蒲的看法是：在歐戰爆發時，多數美國人的態度將依美國的民意而決定，如誰負戰爭的責任，戰爭用那種方式等。對美國人之同情心的看法，胡佛說的並非過份，他近來說，由於戈林將軍的空軍隊之轟炸倫敦或巴黎，將對所有中立國消滅其傾向心。

尊重孤立政策

貝爾德博士（Dr. Charles A. Beard）為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之一，與其妻合編世界名著「美國文明之興起」一書者，他對於美國的孤立，給人一個最驚奇的意見。最有可注意的價值的，是上次大戰中貝爾德博士是最忠實的擁護美國加入協約國的人。自然，他現在是一個叛徒和自由思想者，在研究羅斯福政策下的美國經濟之安定和美國民主政治的將來以後，他便問美國外交政策築在什麼基礎上。他自己答說：「當以門羅所補充的華盛頓主義為基礎。歐洲人有一種主要的利益，那與美國關係很小，或根本無關係，並且常被『野心，競爭，偏私，幽默，反復』所擾擾。」

貝爾德建議促進商務，分別清楚「恨」與「愛」，不論那政府的形式如何，宗教如何，和所有現存的政府維持正確和公式的關係。歐

洲任何列強，為擡取更多殖民地，或者壓迫新大陸的獨立國家，或者伸張他們的獨裁制度的努力，當他們立即感受威嚇，並且起始採取明確的形式時，即可視為與美國有關的事件。

生產和分配

無疑的，對外貿易是最重要的，但美國人生活之主要支持者是在美國的生產與分配。並且在現在經濟範圍以外的方法全靠國內的方法，在國內加速這種生產和分配。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會發表的對歐政策是什麼？他將不說「自作自受」却說如下，「我們不能並且而不保證於增進任何國家或國家組合的利益。……歐洲的國家或國家組合不能計算從美國得到物質的幫助，同時追蹤於強國政治的途徑，計劃着去維持他的經濟利益和他的軍事的優勢。美國的同情將在實行自治，意志自由，人身，信仰和思想研究自由之國家那一方面，——但是，美國已會有一次為民主的戰爭了。」

以上各不同方面權威者的許多意見已趨一致。所以英法若於現在依靠美國的幫助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而且，關於美國將來是否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極難預測的一

譯自九月二十四日上海泰晤士報

迎 歡 批評，定閱，

介紹，交換。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

C. J. S. Sprigge著
戚遠譯

從黨的領袖。

意國有幾個人物，在二三十年前便擁有權勢，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今日，仍然保持了他們的地位。意王維克多·愛麥虞限，已是七十歲的高齡，至今還在位上；得·坡諾(De Bono)和巴陀格利亞(Badoglio)，擔任高級陸軍指揮職務，亦有二十五年之久；喬萬尼·勤提爾(Giovanni Gentile)自從脫離彭尼第多·克羅契(Benedetto Croce)學派以來，在一九一四年便成為意國青年最崇拜的思想指導者，直到去年或前年，他在國內的勢力才算衰落。克羅契現在已談不上影響與號召力，可是他還在那不勒斯埋頭著作。至於伯尼托·墨索里尼，在政治與報紙上，不用說，更是婦孺皆知的了。

意大利人物長時享受盛名的事實，實在令人驚異：不過那許多在一九一四年上支配意大利的人物，縱使他們現在還是健在和活動的話，也已有了不同的權限與形勢。

意王維克多愛麥虞限一九〇〇年承繼了被暗殺掉的父親的皇位，自己便宣稱是立憲的君主，十四年來便一逕如此。那時政治家當時在宮廷中出入，皇帝給他們的忠告，或是對什麼爭端的意見，還是被人十分重視。就在今日，意王都可以行使一種權力，不過必須作得極端祕密，如果他對某種政策，抱了一種堅決的主張，想影響他的大臣們時，他便有退位的危險。意國軍隊多少還抱着它們是薩伏依皇室的軍隊的傳統觀念。一年一年的下來，軍隊和法西斯黨的關係，愈來愈是密切。法西斯黨擔任了新兵的訓練，兵士在軍隊服役滿期後，黨又將他們吸收了去。黨對皇室並沒有效應的傳統觀念，他們祇宣誓絕對服

大學的許多重要教職員，照例有許多年老退休了；許多希望去替代的却全落了空，尤以政治、經濟與法律教授的位置為最顯著。近來將猶太籍教授驅逐以後，數理方面更缺少了最優良的教授。現在教授必須是法西斯黨員。國民教育大臣頒發了許多訓令，規定教材的範疇。他們必須當時穿着制服。可是今日的意國大學生，對於過份的武力壓迫，有時也會作有組織的抵抗。因此當時受到法西斯黨高級職員的痛斥。

在國立學校裏，喬萬尼·勤提爾已將課程表予以甚大的更動，大部分時間不是用在累積知識，却耗費在反覆的教誨理論上。(上月又公布了一個新的改革案，特別的着重體育訓練和男女的隔離。)現在想進大學的青年，必須先經過法西斯青年團，接受體育訓練，這樣不論在平時與戰事，均可為國家効力。依照規例，體格健全的，本可以免除一年半的強迫軍事訓練的，這種人在逐漸的減少，同時服役軍隊的時期，却已延長到三十二歲。

這半島上較偏僻地方的富室與舊族，至今仍可以行使多少特權。西西利或是喀拉布利亞的(Calabrian)大地主，稱呼起來還是「閣下」，平民碰到他，必須脫下帽子，垂低眼睛。就是在大城市裏，這許多來就應享受權利，受人侍奉的富室舊族，在日常生活裏，依舊處於支配的地位。專門家過的生活，有時會不及高等工人那麼富裕，不過醫生與律師的地位，則遠超過最熟練的工匠。要是意大利現今正在設法削弱特權階級，提高平民階級，——或是在改正特權階級享受利益的偏頗現象，——上述情形，仍是到處可見的。

幾年以前，意大利確被一般人稱譽或是辱罵過，那是特權階級享受權利最穩固的國家，他們在這個國度裏，可以高枕無憂，將威嚇他們的人置之不顧，法西斯政府那時會聲明過，要抑制地主與資本家，使勞工階級參加事業的管轄權。可是特權階級就不大注意這許多計畫，勞工階級也不發生興趣。在人民眼裏，法西斯政治，和一個窮極奢華的官僚政治，一樣的不能取信人民，因為每個人，還是一樣而從工資或利潤中，拿出一些錢來貢獻政府。

十年以前，甚或五年以前，法西斯政制彷彿才完成了一種純粹政治的改革，而不是一種社會的改革。它從上一代政黨的政客手裏，將權力奪了過來，再將一切地方政府，和以前許多私人協會，像專家協會，雇員協會，退伍軍人協會等，全放在政府直接統轄與管理之下。它實行要求報紙轉變到自己的方向，否則便加以破壞。許多違命的職工協會，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將權力集中在手裏以後，法西斯政府再澈底的檢查軍隊與銀行制度，又在大城市和幾個省份裏，濫施許多公共工程。這一切，不管它是多麼輝煌，當然說不上是一種革命運動，並且還有種革命系統哩。

二

國王罕柏特，(Humbert)是第一個統一意大利皇帝之子，現任意王的父親，他在一九〇〇年上被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所刺殺。自從一八九六年以來，意政府便從事鎮壓劇烈破壞和平的激烈派的反抗。這次劇變，實導源於一八九六年三月，意軍在阿比西尼亞阿杜華的全軍覆滅：因為十年來全國都將法蘭西斯科，克立斯皮(Francesco Crispi)視作最有力量的人物，推他作國會主席，這次軍事上的失利，當然責無旁貸，結果他的內閣即刻倒了。保守黨，過激黨，社會黨，羣起攻擊這個老政治家：他的保守派繼任者，全盤接受了阿比西尼亞皇帝的條件，不願意軍的體面，便和敵方訂了和約。在全國輿情鼎沸中間，

意國的馬克斯與巴枯寧信徒，和純粹意國傳統的共和黨聯合起來，大學生和許多中產階級全站在他們一邊。以前曾經反對過克立斯皮，菲洲遠征的、全變了衆望所歸的人物。一八九八年爲了麵包漲價，發生了暴動。政府派了大軍到米蘭去，用炮火鎮壓了示威者。以後不久，便由軍隊裏的一個將軍彼羅克斯(Feloux)出來組織政府：他停止了出版與集會的自由權。可是不久便是罕柏特的被暗殺，彼羅克斯接着下台，於是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又恢復了，那位年輕的皇帝，召集了一個各派一致的調和政府。

在這世紀最初的幾年，有一個誠實而又穩健的政治家，他是一個飽受訓練的公僕，和一個意國官僚制度的主人。他了解意國人民和意人的事業，比誰都認識得清楚。佐凡尼佐利提(Giovanni Giolitti)這個政略的專家，他把國家當作必須加以有效管理的田產，那許多敵對的黨派，就像是好處壞處都有的佃戶，必須使他們互相和衷共濟。在每一個黨派裏，從天主教到社會黨，從廷臣到貧農，都滿足的接受了佐利提的國家仲裁統治權。佐利提對各方都有相當的貢獻。對於社會方面，他在一九〇三年便同意將鐵路收歸國有，在下一年總罷工的時候，他也沒有干涉。不過在總罷工以後，佐利提在總選舉裏，又得到了天主教選舉人的擁護，與國會中心人物的援助。那許多主張擴張殖民地的份子，從阿杜華戰役後便沉默下來的，現在又得到全國普遍的信任。佐利提對這一派，在一九一一年從土耳其手裏，征服了的黎波里(Tripoli)也使他們滿足了；可是這件事和民主黨與社會黨的傳統觀念是背道而馳的，他於是採用人壽保險國營辦法，與凡滿三十歲及曾參加戰爭的人民，均享有選舉權，作爲和解的手段：換句話說，那就是增加了五百萬新的選舉人。同時意大利的經濟也有了進步。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意國棉花與羊毛的貿易增加了一倍，苧麻與亞麻增加了三倍。機械工業雇用了二十萬人，各工廠共雇用了二百萬工人。在一八八八年，國內消費的製造品，一半仰給外國，到了一九

一三年，祇佔七份之一，到了這一年，意國已經可以輸出三份之一的製造品了。意國貨幣的定價，許多都比同等的黃金，要低幾個折扣，現在定價却超過了票面價格。政府四分利的國債，整理到三分又四份之三，最後改到三分半。後來爲了利比亞 (Libya) 戰事，佐提利需要一筆臨時費用，關於這筆費用，他想竭力瞞過他的支持者：他用辭職來恫嚇那許多對他戰時財政的責難。不過依照他的拿手好戲，他實在是以退爲進，希望能夠早日重行登台的。無論如何，到了歐戰爆發，意政府已是儼然處於籌款的地位了。

如果佐利提已經使意國的各黨派和解了十年以上，在他任內幾乎整個的沒有流血慘劇發生的話，他也是那時不講廉恥腐敗的代表。他既不是社會黨，又不是國民黨，更不是天主教徒，他預備對付一切人，他蔑視一切誠意的勸告。二三十年前那一代意大利人，大半都在戰場上戰死；現在的一代，都是充滿了熱望的青年，他們確切的希望國家的社會秩序能够改善。在這樣的青年眼裏，佐提利是個毫無心肝，極無趣味，却是意志與良心不可思議的狡黠收買者。在佐利提任內，真的有許多無能之輩，直爬到國會裏的顯著地位。佐利提一方面給予較進步的人民以自由選舉權，可是另一方面，他在南方竭力利用祕密警察和國家所有的力量，來獲得定局的選舉勝利。許多有強烈道德意識和喜歡鬥爭的人們，歷史家迦泰諾，沙爾味米尼 (Gaetano Salvo mini) 便是其中的一個，竭力將這許多劣迹公開，加以斥責。在佐利提底下的社會黨，從地方政府和商業上，(主要是從合作社，)已經變富裕而有勢力，也開始在言論上反對他，這使那許多完全相信「階級鬥爭」與「革命」，最後可以推翻「小資產階級」政府的社會黨，和那許多從「練罷工神話」發現新學說的人們發生了嫌惡。

從一九〇〇年以來，有許多教授與文化人聯合起來，發動一種國民運動，這個運動後來便變成了一個國家主義黨。國家主義黨員都是中產階級，他們對國會表示好感，他們像革命社會黨員一般的代表着

政府。國會是他們的市場，他們在那兒磋商怎樣延擋創造性事業的卑鄙密議。社會黨的革命分子，將「中產階級」的法律與秩序，認爲保持壓迫與虐待的僞善面具。國家主義黨員，顯然跟了他們學樣，也將國際公法中的和平理想，認爲一種鞏固權利較少國家的損失。國民運動主要的推動者，享利珂，卡拉第尼 (Henrico Coradini) 在一九〇九年，公開宣佈工團主義者預備試驗一下國會的能力，而國家主義黨員至少在性質上是同情他們的。卡拉第尼在一九〇九年的一篇演辭裏，引證了法國工團主義者沙萊爾的話以後，(意國也有許多沙萊爾的信徒，)他說：「工團主義的領袖親口說，它本身便是反對民主的。這次宣告是異常重要的，因爲（一）這是法國革命以後，一種貴族政治意向的第一次宣言。（二）它是從社會主義的極端深處起來的，不是從舊時歷史上的貴族政治，也不是從中產階級，而是從手工勞動者中間發生」。一兩年以後，有個意國的熱情批評家，普勤薩立凡 (Prexalini)，他曾做過國家主義黨員，將革命的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和佐利提的關係，作如下的結論：

在這十年裏，(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四年) 國家是一逕令人滿足的繁榮；不過爲了要確保發展的和平與尊謐，政府不惜將外交政策採取小國的蟄居家內辦法。而政府的對內政策，也時常在各種黨派的要求與壓迫下屈服讓步。這種妥協的，搖尾乞憐的，小資產民主政治的政策，實應歸咎於身居高位的國王，尤其是握有實權的僞善者佐利提：起初祇有少數人反對他，現在則多數人不滿他了。在保守團體裏，反對他的是國家主義派；在相反的團體裏，便是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是代表普羅階級的，而國家主義代表的則是中產階級。」

上邊引用的文字，是一九一四年四月裏寫的。在一年之內，國家主義派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派，便聯合了起來，將佐利提逐於意國政界之外，並且使意國參加了世界大戰。

(未完)

資料

華中開發公司

張爾伯譯

下述是官方發表的關於華中開發公司的詳情，或許很有興味。

大家都知道華中開發公司是負責日軍佔領下的上海與華中區域之經濟開發的，因此，他與滿洲開發公司及華北開發公司的工作方針，很有些相像。

華中開發公司創立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公定資本一萬萬日元，現在上海及其附近有十二個附屬公司。他的計劃，是在環境許可時設法經營一切公用事業與創立各種工業經營。

下表是開發公司資助的十二分公司，與各公司中開發公司投資數目。

公司名稱	創立年月	公定資本	實收	開發公司	其他	現物	中國資本	金附記
華中礦業公司	一九三八年四月	二〇、〇	一五、〇	四、五	五、二五五	一〇、〇	〇、二四五	資本單位
華中水電公司	一九三八年六月	二五、〇	二〇、〇	七、五	二、五	一五、〇		
上海內河輪船公司	一九三八年七月	二、〇	一、〇七四	〇、六	一、二〇一	〇、六	〇、一二九	
華中電信交通公司	一九三八年九月	二〇、〇	一〇、〇	五、〇	四、〇	一〇、〇	五、〇	
上海地產公司	一九三八年七月	一五、〇	一五、〇	六、〇	一、二〇一	〇、六	〇、一二九	
華中城市公共汽車公司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三、〇〇	一、五〇五	一、四八八	一、五〇〇	〇、〇一〇	〇、〇一〇	
華中海產工業公司	全 前	五、〇〇	二、六六五	二、七七〇	一、七〇〇	〇、三三〇	〇、二〇〇	
大上海煤氣公司	一九三八年八月	一〇、〇	一、六〇〇	一、八〇〇	一、〇	〇、二〇〇	一	
華中織絲公司	一九三八年八月	六、四二二	二、〇	五、一四四	二、〇	二、八四四	〇、一〇一	
華中鐵路公司	一九三九年四月	五〇、〇	一三、八九〇	一、五、一五	八、五	一〇、〇	一〇、〇	
淮南煤礦公司	一九三九年六月	一五、〇	一、六七五	〇、五〇〇	四、三五	一〇、〇	一、五	
華中鹽業公司	一九三九年八月	一、二五	一	一	一	一	一	

在日本人認爲這公司並沒有設立獨佔的意思，至少就企業資本供給方面說是這樣的，據說外人如果願意也可購買他的股票，不過要得到經理的許可。現任經理是 K Kodama 代副經理是 K Hisasawa 權發行五倍於已收資本之債券或社債。

在一萬萬日元公定資本中，實收資本——現金與現物——已達三千七百萬日元，資本中的現物來自中國，代表公司已接受過來的資產。日方資本，主要的來自日本政府，他保證每年五厘的股息，公司亦有

這些公司都是聯合股份公司，依維新政府法律創立，維新政府是中國資本的一個有興致的提供者。

華中礦業公司 已開採久已開工的安徽鐵礦，且在各處探礦。中國提出的千萬日元現物資本，代表經維新政府指派委員估價的公司接收過來的舊資產。

華中水電公司 供給開北，南市，浦東，真茹及吳淞以水電。日本人希望這公司可吸收華中一切同性質的公司，現在他的水管已有三百基羅米突長。

上海內河輪船公司 現在經營八十一隻汽船與百四十駁船，裝載客貨。最近裝載旅客統計如下：

	七月	六月
蘇州綫		一一五
黃浦綫	五、〇五八	五、〇六七
張江綫	一、〇六三	一、五七六
其 他	八一、三〇七	八八、〇五三

華中電信交通公司 無線電已可通至日本，美國，馬尼刺，大連，青島，天津，南京，蘇州，杭州及漢口，電話僅有大上海，南京及其他四都市，據說，真茹廣播電台，與林家行收報站，即將由該公司開設。

上海地產公司 該公司之主要目的，為城市計劃。上海市政府附近大量土地，已由維新政府當作資本撥歸該公司。其他私人土地，亦在上海市政府土地局購買中。公司已發過一次六厘股息。

華中城市公共汽車公司 該公司已經經營上海，南京，杭州，蘇州，鎮江，無錫與常州之公共汽車路綫。路綫總長達四二六英里，有車一〇二部。乘客五月為二、八三八、〇〇〇，六月為二、九七三、〇〇〇，七月為二、九六二、〇〇〇。

華中鐵道公司 該公司經營上海，南京，杭州與松江之八百哩鐵

路。經營收入如下：

	旅客（人數）	行李（件）	收入（日元）
六月	三〇四、八二五	五八、一六〇	五六二、四三九
七月	三〇一、〇七二	五六、〇六〇	五六七、三二一
八月	三六二，四八五	五九、〇五一	六四五、四六八

華中織絲公司，蠶種生產約為三百三十萬張，消費絲量為十萬担，絲產量為二萬二千担。

華中海產公司 公司產魚，多捕於崇明島，舟山島及遼北諸島，每月約捕魚值二百萬日元。將來擬在南京及他處開設市場。

譯自九月廿七日商業金融報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

(二)

望雲寄自內地

三、文化界的困難

二十六年年終差不多平津京滬的文化工作者都集中在武漢了，日報增多，期刊出得更多，小小的一個漢口怎麼能供給驟增的許多需要呢？市場上的供求關係決定商品的價格，供給多需要少，價格降低；反之，需要多供給少，價格自然提高。漢口原有的印刷，不足供給新添的許多工作，增設的印刷廠也是很有限的幾家，於是印刷的工價提高了。印工，排工，裝訂等等較戰前增高一倍至二倍半，排工每千字要八角到一元二角，印工每令報紙要二元至三元之間。印刷工價增高，印刷材料品價格更高，西洋報紙每令最高價到二十元最低價盤桓於十五元左右。這也難怪。漢口的報紙存貨根本不多，即令由下游京滬運到一部份，零零碎碎由粵漢路運到一部份，也不够供給大量的需要。當時海口已被封鎖，交通工具不够用，軍需用品還無力運輸，由廣州運報紙更不可能。報紙的存貨有出無入，只消耗不增加，市價焉得不一天高是一天。開源既不可能，節流也是辦法之一，當時一切日報，期刊均自動縮小篇幅，減少成本。最大的日報如武漢日報，掃蕩報，大公報每天只出一大張，中型報出二分之一張，還有日出四分之一張的報紙。由戰時的報紙，真有天淵之別，戰前的大報紙動輒五大張六大張，如申報，大公等，版數較少的也日出二張三張，每日出一大張報紙的在戰前很少，在戰時每日出兩張報紙的間直是無一實例。日報就因戰爭影響，無論編排，組織，頁數都改觀了。

定期刊物，頁數較多的也很少，最大的不過十六開本五六十頁或

三四十頁，如時事月報，時事類編等，商務出版的東方雜誌頁數較多，是在外埠印刷，初期尚能運到漢口，以後就不見了。手裏拿一本東方雜誌再與戰時出的小刊物相較，只覺着前者的偉大壯觀。最普通的雜誌，是十六開本的十六頁，底封面在內，封面除了雜誌名外，就是文章，或者目錄，底面全是文章，沒有廣告，即有一二行廣告，不是書藉就是介紹雜誌。上述的頁數多的雜誌時事月報時事類編等，尚有彩色印刷的磅紙封面底面，那就是很罕有的了。頁數最少的雜誌，每期只出十六開本四頁六頁，八頁十二頁的也有，全是封面底面在內。編排的情形也與平時不同，平時的雜誌的排印以疏散美觀為標準，戰時的一切雜誌全是排得很擠，希望盡可能的將所有能印上的紙，全排上字，天地頭當然剩得很小，左右邊也留得很小。拾起任何一本雜誌來看，幾乎滿紙是字，這也是報紙缺少紙價昂貴時不得不如此。編輯的內容也與平時不同，無一不有戰爭的影響。像平時的一些深奧的考古，考據等學術論文等固然看不到，風花雪月固然沒有，「幽默」已變作幽靈逃出國內的文壇。無論日報，無論期刊，全充滿戰時色彩。譬如報紙，戰訊佔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國際新聞佔了四分之一還多，下乘的是社論及時事論文，戰地通訊。許多報紙如分四版的話，都是兩版登廣告，兩版登新聞論文，有時闢兩版廣告的二分之一的，幾乎全部像同，只是排的地位，標題有些差異，唯一不同的就是社論，重要的政治論文也多是遍刊各報的。至於各種雜誌的內容，多是以時事問題，國際問題為主題，題目差不多，各人以自己的觀點做文章，有的是就事論的客觀論斷，有的烏烟瘴氣，充滿教條與欺騙。因為彼此的觀點不同，結論各異，免不了發生各是其是的爭執，爭執

的筆墨官詞就是文章了。有人看到這種徒費人力物力的胡說八道，提時，看着文章並沒有下鄉，於是又高唱「文章入伍」。

上述的還多是武漢的情形，及至武漢緊急，二十七年秋天以後大家陸續集中在重慶，雜誌雖減少了幾種，日報却沒有減少。重慶還比不得武漢，一切印刷材料，紙張的來源更少，市價都較漢口的高一倍以上，印工，排工也高一倍以上。四川不愧天府之國，當地出產土報紙，有一種嘉廬紙，如報紙厚，就是不甚白，可兩面印字而不透，另外有些色澤稍白的土紙，雖厚不如報紙，印刷雜誌到可遷就。許多報紙，雜誌都改用土紙，土紙的價又因之高漲。戰前土紙賣三四元一合，這時要買二三十元一令了。印刷用的紙雖然解決，印刷用的油墨，膠等沒有代替品，感到困難，即鑄字用的鉛，有時也不够用。至於一切報紙，雜誌的內容，仍是千篇一律，大同小異，所以有人提議停止各報單獨出版，另由各報館出聯合版，聯合版的報紙，消息仍前，另開社論版，登在各家報紙的社論。因各報彼此的不同只在社論，消息一樣，由聯合版登載各家不同的社論，不是節省人力物力之方法麼？又有人看到一般文人，長日坐在都市打嘴官詞，於是提倡「文章入伍」，「文人從軍」，作到的效果也很小。直至二十八年五月三日四日兩天，重慶慘遭轟炸，各報被迫停刊，聯合版的報紙算實現了，可是只有一篇社論，雜誌停刊很多，文化工作者遷的遷，逃的逃，外力解除大部份困難。

四 文化工作者的鬥爭

「同行必仇」，「同行必爭」，雖然是一句俗話，倒含有至理。尤其是文人，相爭相仇之外，還相輕相侮，所謂「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幾乎集全國文化工作者之大成於戰時首都，焉得不爭，焉得不仇呢？更加上些政治背景，及個人獵官謀利的野心，相爭相仇只有日烈

一日。

爭鬥的文字表現，是在雜誌，報紙上打筆墨官詞，實力表現是組織團體。組織團體可以幫助爭鬥，還可以利用團體為升官發財的工具，最不濟也假藉團體以糊口。常聽見人說一個人逃難，須自己吃自己的，還得千方百計的找工作，有十數個人以上的團體逃難，不僅可以不吃自己的，還有人送錢請你用，送事請你作。話聽起來有些過火，實際與所說的相差不多。我們看團體的招牌到處皆是，凡是以地域區分的團體，就是某某救亡工作團，或是某某地救亡宣傳團，或是什麼青年團，婦女工作團，劇團，演講隊等等。以職業性質區分而組織的團體更多，一切團體的名字不是救亡，就是抗戰。任何職業部門都有一个以上的團體，有時你也組團體抓勢力，我也組團體抓勢力，免不得在同一領域中有兩個以上的團體存在，鬧成真假潘金蓮的笑話。譬如文藝界吧，有中國文藝界協會、有中國文藝界救亡協會，木刻有木刻界協會，漫畫有漫畫家協會，新聞界的的老記者不好利用，於是有一年記者協會，關於國際問題的有什麼戰時日本研究會，國際問題研究會，關於教育界的團體更多。這些團體你說它全沒有人麼？不盡然，總有幾個搖旗吶喊的人，至少須有幾個寫選舉票的人。成立以後你說它有工作麼？沒有見到，只不過幾個所謂出頭人物拿着團體的名字要津貼，也可以請人，也可被請，因此，團體名目之多真是五花八門，令人為之目眩耳聾，而新的團體仍如雨後春筍般的一天多是一天，而因組織團體引起來的勾心鬥角的鬥爭也一天激烈似一天。團體組織的最大，而且鬥爭最烈的要算是全國編輯人協會了。

這是二十七年四五月間在漢口發生的事，當時有幾個專門吃團體飯的所謂左派文人，還有一二「君子」在內，暗地裏進行組織全國性的編輯人抗戰救亡協會。你不要笑他們，以僅有的十多個人怎麼能組織呢？更加上些政治背景，及個人獵官謀利的野心，相爭相仇只有日烈

以便招搖撞騙，人數都是寥寥無幾，如全國性的某教育團體，根本不够十個人，他們也算得起全國啦，怎老！所謂編輯人協會也是如此，其初不過十多個人暗中進行，他們準備通知二三位國民黨的文化工作者參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全國性的大會成立，以便彼等操縱利用。這時正是國民黨開過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一切工作蒸蒸有

起色，對於所謂幾個左派文氓的陰謀詭計，欲加以揭穿肅除，便也以編輯人協會為對抗目標，暗中進行活動。及至開成立會之日，所謂左派文人全來了，到了二十多個團體，四五十名人員，武漢的國民黨的文化工作者也來了，到了四五十個團體，七八十名人員。成立會最重要的是選舉，選舉時人多者佔勝利。所謂幾個左派文人，看到文化界的國民黨同志，大部份出馬，陣容甚盛，吃驚之餘，只嚇得面容變色

，生怕遭了暗算。及至所謂左派文人為挽回頹勢，力主改開籌備會，選舉會改日再開，那怎能由你？經過幾度劇烈爭執之後，人多者佔勝，選舉會終於開成，所謂「君子」也者不待會終就溜之大吉。選舉的結果，不用說，人多者勝，所謂左派大敗特敗，當選的幾個人還是國民黨送給的。經此一番劇烈鬥爭之後，文化界中的所謂左派活動消聲匿跡，國民黨的工作漸漸加緊起來，步伐也齊一多了。所謂左派文人經此失敗，野心不死，他們除攻擊國民黨的文人以外，就是集中目標攻擊藝文研究會（另節述及）。當時軍事委員會成立的政治部看到一切所謂民衆團體，有名無實，太不像話，於是開始加以整理，限制成立有名無實的空團體。如果這番整理工作能够貫徹，組織團體的頹風惡俗，尚可挽回一二。整理工作尙沒有頭緒，武漢危急，大家又遷到重慶。

重慶原來有些團體，新來重慶的人也將團體的名字帶來，新的與舊的相爭，「土著」與「客戶」相鬥，什麼「聚餐會」，「討論會」，「演講會」，「座談會」等等風起雲湧的增加起來。當然啦，這些團體的內容，在漢口的團體相差無幾，作風，目的，活動也是一樣，

都是有團體的名字，沒團體的實質，有拿着團體招搖的人，沒有組織團體的份子，有假藉團體的名字領到的津貼，募到的捐款，沒有以團體的力量作出工作，擺出成績。許多的大團體小團體，名字雖然不同，而活動的範圍，佔有的領域，大多相同，他們怎能不鬥，怎能不爭？

各團體明爭暗鬥，越來越激烈，越來越沒有意義，一般中立的評論家，為息事寧人起見，抬出「文章入伍」的口號以為解決，有時鬥爭者之一方，為打擊敵人，也以「文章入伍」的辦法作為戰術之一，希圖不戰而勝敵人。因為各團體沒有實力，鬥爭的表現，多是唇鎗舌劍，文筆相攻，只要文章能入了伍，表現於重慶市上的輿論界的鬥爭，豈不是可以平息了麼？

五 「文章下鄉」與「文章入伍」

「文章下鄉」是在漢口時代唱的口號，「文章入伍」是漢口陷落後在重慶唱的最響。前者究不過是一句口號，後者倒有些實行的成績。兩種口號實行的效果懸殊，內中的道理，明眼人一望即可知道。

所謂「文章下鄉」，文章自身怎能下鄉呢？必須寫文章的文化工作者先下鄉，文化工作者實行到鄉間去，然後作品可以在鄉間產生，發表，供獻給鄉村住民之前。文化工作者到鄉間去的實行，較之高叫兩聲「文章下鄉」的口號，困難的多了。文化工作者不是腰纏萬貫的富翁，如果是富翁他們也不會逃難到內地，這樣走到鄉間去，一己的生活怎樣維持。一已之外逃難的還有妻子老小，仰侍俯畜的供給在那裏來？即幸而捐到一批款，或者獲得一個職銜，有固定薪水，生活得以解決，困難的問題仍是接連不斷的襲來。鄉村沒有豐富的參考資料，日常必讀的報紙雜誌，也不能隨時到手，自己怎樣寫作。即能搜腹枯腸的寫作一點，或者就是實地見聞記述一點，這些東西怎麼排印呢？鄉村沒有近代的印刷機器，沒有印刷工人，沒有可應用的紙張，

排印是決難辦到的。不用機器印，可以用手抄，抄寫的人，抄寫所需紙張都是大問題。這還不算，勉強能够印出的，抄出的作品，讓那些人來看呢？我們的同胞識字者很少，幾乎遍地都是文盲，鄉村的住民中找到的識字的，真是鳳毛麟角了，他們識字不多，不能看文章，更難看一些洋八股。有些也沒有餘暇讀書寫字。這樣文化工作者辛苦產生的作品，送到他們面前，會因不識字或者沒餘暇不能鑑賞作家的大作。你想教「文章下鄉」麼？先要從掃除文盲着手，此等工作繁重浩大，非一蹴可致，而且非肩負文章下鄉者所能勝任。掃除文盲的工作做不到，等於沒有認貨的識家，文章下了鄉也是往返徒勞。其他印刷，交通，維持文化工作者的生活，須一一有合理的較滿人意的解決，才能使「文章」安穩的「下鄉」，而且下鄉後可以發揮文章本身應有的效果。這些條件，在現代的中國全沒有具備，在戰時的中國更不可能，所以你再喊「文章下鄉」，喊破了喉嚨，用盡了力氣，不僅其他文章不會下鄉，不能下鄉，即是喊者自己的呼聲也是在都市中放出來的，自己的文章也是在都市中發表演出來。因此「文章下鄉」本來是很有意義的一件工作，由於沒有具備實施的環境與條件，只是開始於口號，也終結於口號。口號與工作不相連屬，與事實相差更遠，漢口時代的文化界，事實上是在相爭相鬥，你罵我，我罵你的競爭場中過來的。

由「文章下鄉」變到「文章入伍」就大不相同了，不僅是一種口號，而是一種工作。入伍就是從軍，過去的中國招兵，失業者入伍是解決生活問題的好辦法，戰時「文章入伍」也是解決文章銷路，解決文化工作者生活的好辦法。全國大部份的文化工作者全集中在戰時首都，日報，期刊出的一大堆，有誰看呢？脫不了我看你的，挑你的錯處，你看我的，挑我的毛病。這還算是好的，有些間直是只「贈」而不「閱」，只是「交換」而不「批評」，弄得費力的寫出來印出來的文章無人過問，文章失了閱者，也與人失了業差不多。假使文章

入了伍，也就是從了軍，很多士兵可做文章的閱者。軍人軍服從，軍隊以命令為重，軍事長官可以命令強迫士兵閱讀文章，文章的出路有了。隨着做文章的人，也可以獲得一官半職，生活有方法維持，做出來的文章有經費可以印出，有士兵可做閱者，較之下鄉的困難小多了，容易多了。所以「文章下鄉」不易做到，「文章入伍」却易於實行。再加上政治力量的推動，實行起來到容易見成績。戰時設的政治部的某廳長，就是十足的文化工作者出身，他或者是不忘其本，看到戰時許多文化工作者失業，心血結成的文章無人過問，物傷其類，人情之常，便也假藉他一時的威權為文化工作者謀些生活的解決方法。在他主管下，文人多的滿坑滿谷，有數百名之衆，據說還是經過最高軍事當局削減四分之三以後的殘餘呢？人多了才就廣，戰國時孟嘗君的是如此，有名國際的學者，有畫聲文壇的評論家，有戲劇家，有導演，有窮極無聊的文人，有以賣文為生的文丐，有明星，有歌女，有胡鬧的孩子，五光十色，無不具備。他們熙熙攘攘作了些什麼，只有天知道。唯一聞名國內的宣傳成績，就是某電影演員成了某廳長的第二夫人。不管他們的成績好壞，「文章」總算由此入伍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此風一開，各軍隊亦爭相羅致文化工作者為宣傳員，而在政治部任事的一般新貴又可作其他未仕的文化工作者的引進導師，於是呼朋引類，在「文章入伍」的口號中，文化工作者都作了官了。已經身居要職，月拿薪俸的文化工作者，生活既然有了依靠，還肯埋頭苦幹的紋腦汁麼？另一現象即是文化工作者假籍「文章入伍」的美名獲得一官半職，文章不僅沒有入伍，還離開以「文章入伍」而獲官者而去。譬如某廳長在創造社作寫稿大時，作品的產量甚為豐富，及至榮任廳長要職月入千數百元之多，又有名為政治部職員實為廳長老婆的某名星解寂寞，他也就無一篇可寫的文章問世了。

(未完)

讀者
通訊

一個維新政府官吏的自白

徐公美

我在淪陷區中工作的經過

「你為什麼要走到淪陷了的地方呢？」

這問題，在汪先生八月十日廣播怎樣實現和平的講演中，已經很清楚地給解釋了。（下略）
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而且過去是中央黨部文化事業委員會的教育組專門委員，負有相當重要的使命。當時中央會有明令，任何政治組織，一律不得參加，違者懲處，我是向來遵守黨紀的，豈有不知之理？然而我終於未經同意而自由參加了！參加以後，也從不會發表過理由，因此引出了許多的揣測。在同志方面，認為我「賣身投靠」；在淪陷區中，被視為黨部派來的「間諜」。有些人以為我是個辦理社會教育的，在事變發生後，也還努力於「難民教育」，所以這次行動，或許因為忍不住淪陷區中人民的長期失教，將繼續努力掃蕩文盲工作，決不是甘犯黨紀。這種觀察是對的。我當時的意思，以為淪陷區中的「土地」，雖然暫時侵佔去了，「主權」也暫時喪失掉了，但「人民」終究還是人民，誰能加以否認？這樣，淪陷區中既然還有着我們中國的「人民」，怎麼可以坐視不聞？相反地，我們應當加強「保民」「養民」「教民」這三大工作。（中略）這倒並不是因為我自己靠着教育生活了十餘年，而想適應「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高調，以博得些美譽命名。實在因為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應當說良心的話，做負責的事，我既不願像當時要人們的始而高喊「防禦鞏固」，叫民衆安心，結果照「預定計劃」捨他們而去，那麼擔任劫後的「教民」工作，像告訴難民他們以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中日提攜合作的必要，以及抗戰必敗，久戰必亡的理由等，總不好算是叛黨之舉！倘若當時我們也唱了高調，跟他們一齊到武漢去，那麼像王尊儒、趙師孟、李崇聖以及張小三子、周大狗子之流，都要掌起文教，而無版權之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等，恐將暢銷至數萬餘冊了。但藏至今日止，此種現象，究竟絕少聞見。反之，據我所知，除教科書內容略有刪改外，其他教育制度與方法，並無多大的變動，這完全是事實。

也有些，以為我在國民黨內，從未參加任何「小組」，只是個忠

實同志而已。此次黨部既未授有密令，叫我前往淪陷區，而我又不會改姓易名，以資掩飾，其中或與「反共」事件有關。因為我的反共信念，非常堅決，即在事變後「抗日第一」口號下，還是如此。他們料我將推進難民的反共運動，我對於朋友們這麼設想，也是可以承認的。共黨十餘年來，到處燒殺劫掠，天人共怒，罪在不赦。此次召中日戰爭，又復離間挑撥，擴展自己勢力。當前年在上海辦理難教時，我們是冒着艱險埋頭工作，置生死於度外。共黨不然！先是爭取領導之權，繼則主張官吏民選，新聞紙上，只見「八路軍」之消息，收容所中，但聞「起來吧」之歌聲！於是在某次文化界救亡協會會議上，我便很激昂的指出他們的錯誤，是日出席的，他們有潘漢年，胡愈之，盛成，薩空了等，我們則馮仲雲，王新命幾個人而已。舌戰既開，共黨不即強辭奪理，並且還狡滑地將國民黨紙毀無遺。這樣，狐狸尾巴是顯現原形了，引起我以後在殘破局面下收捉這些妖詐的決心！可是因為我處境的艱苦，不能在事前告知任何人，所以同志們對我的懷疑與推測，原無足怪。以下，便要敍說我在淪陷區中工作的經過。
我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五日「過橋」的。當時人們對於「過橋」，竟直視為奇蹟！或許「過橋」一詞，現在已被採入辭典中去，而解釋其語源為「過橋」者，過上海四川路之橋也。又「過橋」為中日變後上海流行之新術語，義指走到淪陷區工作之「漢奸」而言。但這樣的考證，我友王雲五先生想來會負責，暫置弗論吧。這裏，我還複述的，便是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並且始終是「大亞細亞主義」的信徒。我以為現代的中華民國，是國民黨建立起來的；反過來說，只有國民黨，便沒有現代的中華民國。而且要確立中日兩國永久的和義，也只有國民黨能够負擔這個使命。因為孫先生手倡的「大亞細亞主義」，乃是任何人所不能詆毀或是抹殺了的，它是救中國，救日本，以及救整個亞洲的一個最偉大的主義。因為這樣，我過橋後，從上海到南京，最感困難的，便是將如何工作這課題。經過了相當的考慮，我便在自己日記本的首頁，寫了如左兩句：

B A 「反共」「和平」為手段，
「救黨」「復國」為目標。

不必說，對於工作的技術是煞費苦心研究的。像前面所說，我除

粗任難胞教育外，以業餘的時間，找尋工作的伙伴。然而淪陷區中固然有不少國民黨的同志，却因環境的關係，都不願顯明地表示，甚至假作反對：「所為何來？犯不着！」他們如此聰明的勸告，實在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但在另一方面，大家却又感覺到此次中日事變，並非出於真正的「民意」，而是由於共產黨包圍蔣介石醞釀出來的。我們讀了孫總理的最終的遺訓「和平，奮鬥，救中國」尤其覺得此次抗戰，決不是國民黨忠實同志的主張是很顯然的。因此，我們非在淪陷區中，來一個偉大的反共救國運動不可！不久，這機會終於獲得了，在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一時，我們糾合了若干同志，開催

「反共救國民衆大會」，地點是在南京鼓樓。是日參加民衆，達十萬餘人，情形熱烈，可說事變後從來有過的盛況。我因為被推任大會副祕書長（祕書長是孔力行同志）的緣故，所以像報告籌備經過，組織會場羣衆，領導遊行，編輯特刊等是够忙碌的。我當天曾親撰「擴大反共救國運動」一文，（刊登南京新報特刊）。

這篇文章，在今日看來，自然不免有些語病。但同志們請注視着它的發表的日期：那時候日本近衛內閣尚未發表關於調整中日邦交之聲明，而距汪先生離開重慶之期，也有一個多月哩。雖然這算不得什麼文獻，但在事變後滬陷了地區內，說它代表某一部份人的見解，似乎可以容認吧？

由於這一偉大運動的展開，於是滬陷區中的百姓們，才開始對於反共意義的再認識；而渴望早一天停止戰爭，環伺着和平之神的來到人間了！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汪先生離開重慶的消息，傳到南京。我們爲着擁護這一主張起見，本想在年內發動「和平救國大會」，以資響應。然而因爲環境上有許多的牽制，迫使你不得不顧慮，所以只有意圖，而並未見諸事實。這其間的困難，現在尙還不便發表，然而有良心負責任的同志們，當能推想得到罷！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上旬，東京大亞細亞協會派常任理事中谷武世氏來此，我們相晤於南京亞細亞旅館（即前國際飯店）從日華思想合作談到孫總理的主義。（中略）關於這些晤談的情形，在東京出版之大亞細亞主義四月號中谷氏之「日華思想合作與孫文主義」一文裏，是可以覓見一般，請讀者自

己去參考吧。

正當這時候，南京大民會主催「建設東亞新秩序運動週」假首都大戲院舉行，被邀擔任演講者，爲孔憲鑑（力行）伍澄宇和三個人，都是國民黨黨員。但這個聚合，也是偶然的！我的演講題，叫做「何謂建設東亞新秩序」？我說，建設東亞新秩序，便是要實現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的意思。同時，我引用了總理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日本神戶商業會議所關於大亞細亞主義講演中的許多資料，以強調建設新秩序的意義。當時聽衆中，自不免有驚異的，因爲這樣的講演，自事變後是好久沒有聞見了。

我自大民會客串演講後，於是所有民衆集會都邀我去參加，演講也好像成了我的副業。當然，這種羣衆面前赤手空拳的演講，是多少冒險的，參加民運十多年的我，豈有不知？但爲着我的良心，爲着我的責任，是不許我這麼顧慮的。因此，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兩週紀念會場羣衆，領導遊行，編輯特刊等是够忙碌的。我又在毫無警備的中央大舞台上表演了一番。當然，這和前屆在首都大戲院的情勢，頗有進步。所以我便坦白地表示對於汪先生主張的擁護。我大致是說：「中國向來是個統一的國家，想諸君都能明白。這次因爲中日事變，各地陸續產生了新政權，在對內方面，固已逐步進展，分別地踏上了復興之道；但在國際觀感上，總覺說不過去，如其長此以往，發生矛盾和磨擦是難免的。我記得孟子會說：『天下烏乎定？定於一』又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前之說，謂天下合於一則定；由後之說，謂不好殺人之人，則有統一之能力。孟子的這種民主政治思想，就是現在汪精衛先生所倡導的和平統一政府；諸君倘若承認孟子的思想是對的，那就應當擁護汪先生的主張」等語。（詳見大民會報初周紀念號）其實，淪陷區中的人民，誠如汪先生所說：「他們的心神身體，和前方後方人民的心神身體是不可分的」。因此自從汪先生登高一呼，他們不約而同地齊集於反共和平旗幟之下，希望合法的新中央政權，急速地宣告產生，俾中日和平談判，也可以立即順利進行呢。

最後，我得聲明的，便是我寫本文的動機，並不在希冀同志們對我過去的諒解，也不是想作「丑表功」式的自捧，乃是告訴站在淪陷區外的諸君，對區內工作的可能和重要，有準確的認識，而來實踐汪先生的主張，以達「救黨」「御國」乃至「奠定東亞永久和平」之願望便滿足了。（文責自負）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六日)

國內

重慶政府希望由美國調停而致和平，沒有獲得切實返響，現在

又侈談抗戰到底了。外交部長王寵惠於上月二十七日發表

談話，極為俱體，關於和平內容，談判程序，均有說明，並希望由美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這個談話發表以後，日本沒有回聲，美國沒有表示，王外長試探性質的求和談話落了空，於是又於九月三十日發表補充聲明，說他二十七日的談話係個人的意見。以堂堂一個外長發表內容極俱體的和平建議，那一個相信是個人意見？王外長的談話既沒有在國外獲得回答，在國內又引起一部份人的不滿，因之有王外長辭職的傳聞。這或者是他因政策不能暢行，拂袖辭職，或者是因某些人的排擠不得不掛冠求去。王外長個人的去就事小，重慶的當政者玩弄國家民族的生命事大。王外長受命發表的談話，用意在安撫全國軍民切望和平的心理。二年來一般民衆在強力的指制下，想和不敢言和，到戰局無可收拾之今日，更迫切的需要和平。人心的渙散，影響重慶政府的存在，於是王外長希望美國出面調解中日戰爭的談話，成了收拾人心，欺騙民衆的工具。王外長頗和的談話，不過是盡到對外試探，對內宣傳的效用而已，重慶的當政者根本沒有勇力，沒有決心進行和平的工作，他們只是玩弄和平。「但是我們也要正告他們：玩火者必燒手，過去七八年蔣先生「玩」戰，其結果爆發爲國命民生一擲的大戰，至於今日不可收拾。現在，他又「玩」和了。玩戰必至於戰，玩和必不能和。」蔣先生爲什麼「玩」和？「他爲了維繫將要渙散的軍心，爲了維繫切望和平的民意，又玩弄和平。他向日本試探，向德義試探，向英美試探。但是每當和平可以着手的時機，他的試探必又爲

共產黨及他個人的位望慾所阻止。他的和平試探，僅僅有「望梅止渴」以欺瞞和心切的軍民的效用。所以我們說他的和是「玩」和，和爲國脈民命所寄託，萬不可玩，玩必至於不能和。」

至於我們言和，完全是以國家民族的生存爲轉移，戰不能達到

維持國家民族生存的目的，和則尚有達到目的的希望，我們則誠懇的勇敢的言和。不論我們爲致力和平運動受到重慶政府的威脅與壓迫，污蔑與中傷，我們仍然勇往直前的爲和平而致力。時至今日我們的和平主張，已成全國民衆的要求，大衆的心理要求，也快變成實現和平的行動，重慶政府亦不能復用其迫力與指制，不得不假藉和平，來收拾既去的人心。「在今日，和平的大路，已在汪先生苦心孤詣披荊斬棘的努力之下，展開在我們的面前。凡是有反和平的誠意的軍隊，都可以與日本訂立停戰的協定。停戰之後，言和撤兵。至於言和的條件，以汪先生號電與近衛聲明爲依歸。這裏用不着試探，用不着巧妙，用不着宣傳策略。這裏只需要決心，只需要誠意，只需要努力。」因爲我們言和，有偉大卓絕的領導者汪先生，有主張，有決心，有誠意，肯努力，肯犧牲，不顧忌和平實現的早晚，只問和平的條件，是否合乎我們維護國家民族生存，領土與主權完整的需要。假使和平的條件合乎我們的目的，我們有力量使之立刻實現和平，反之，和平的條件有損及我們的目的，我們仍要長期的致力於和平運動，直到完成我們的目的，實現真正的和平爲止。

國際

德蘇衝突，是英法的希望，德蘇關係密切，却是事實。德國外長里賓洛甫二次到了莫斯科之後，經過九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的談話，德蘇

友好及劃界條約已經成立。條約中德蘇兩國政府，「同意於前波蘭領土內成立兩國利益間之邊界」，並且認定所劃定之條件係最後的，「任何第三國政府對於此項決定如有干涉，兩國政府將掃除之。」條約之外更有德蘇兩國政府共同宣言及兩國外長交換之公函。宣言聲明「蘇聯及德意志兩國政府，本日簽定條約之後，業已澈底解決因波蘭國瓦解而發生之諸問題，從而創立東歐永久和平之堅實基礎。兩國政府爰同意表示意見，認定清理目前德國與英法兩國間之戰爭，乃與一切國家之利益符合，因此兩政府今後要共同努力，必要時並與其他友邦協同設法於最短期內達到上述目的，苟兩政府此項努力，仍歸無效，則由此將證明英法兩國應負戰爭延續之責任。而苟戰爭延續，蘇德兩國政府將互相諮詢，有關之必要步驟。」兩國外長的公函聲明依據一般政協定及其精神，「願盡一切方法，發展蘇聯與德國間之經濟關係，及貿易額量」。據一般觀察，德國宣言類似軍事同盟，蘇聯將以軍力支持希特勒召開歐洲和平會議之提議，同時蘇聯即開始作反英的宣傳。還有說德蘇要聯合日本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組設新國際聯盟，排除英法。德國正當英法戰爭之衝，只有支持，不能進取，蘇聯則趁着德國與英法相持不下的機會，實行武裝的中立政策。」在巴爾幹半島，黑海方面積極樹立霸權，並在波羅的海沿岸排除英德法三國勢力。以近來蘇聯在巴爾幹及波羅的海一帶的活動看來，蘇聯確有趁火打劫的雄心。蘇聯正以讚助德國的和平攻勢，交換德國允許蘇聯在上述地帶的活動，德國此時只有聽命行事。假若英法兩國拒絕希特勒的和平建議，蘇聯是幫助德國共同對英法作戰呢？還是仍然藉「武裝的中立政策」乘機漁利呢？以蘇聯不顧信義的反動作風看來，若是沒有另外的國家幫助德國作戰，英法再不直接攻擊蘇聯，蘇聯決不肯參加戰爭。蘇聯的目的，在使德義與英法鬥的兩敗俱傷，蘇聯成爲歐洲，甚至世界的霸主。義大利正以中立謀利，決不肯輕易參加戰爭。希特勒也無意無力從事更大規模的戰爭，致使外面受英法的攻擊，陰受蘇聯的

脅持，所以他急於求和。英法呢？蘇聯不助英法戰德已對英法不利，蘇聯更依恃德國奪取英法的既得權利，更爲英法之害，因此，英法對德的戰爭也是有氣無力的進行着。

德蘇的友好條約立後，英法兩巨頭又會商應付的策略，並聲明決不爲希特勒的和平攻勢所動，要繼續作戰，以打倒希特勒主義爲止。英國首相張伯倫於本月三日在下院聲明，「德蘇協定業將波蘭國局勢予以變更，固矣，將德國既未護有最後利益！英國政府更無變更目標之必要，質言之，吾人現正動員不列顛帝國全部資源，全部力量，認真作戰，並無改弦易轍之必要。」英國各黨派皆擁張伯倫作戰到底的政策。不過英法的作戰姿態倒有，實際行動尚未見如何效果，希特勒準備於英法拒絕和平後，大舉向英法進攻。現在雙方均在準備，同時或就時正在謀和。

希特勒求和的心甚切，他已志得意滿，不和何待？他爲增加自己求和的聲勢，於德蘇定約以後，又邀請義大利外長齊亞諾赴柏林會談。齊亞諾於本月一日到柏林，究竟德義兩國之間談商的什麼，無從探測，據海通社所傳德方已將德外長在莫斯科之談判，詳細告知齊亞諾。美聯社傳希特勒已將對德國演辭內容，告知義外相，並請義大利於德國會未開會前，轉達英法，作爲和平條件。又說義大利已拒轉達德國的議和條件，希特勒則準備於行將開幕的德國國會中宣佈其和平建議的內容，大概係提議設立一小波蘭作爲停戰條件，然後由五強會商解決歐洲問題。英法對於希特勒的和平提議表示不敢信任，假如德國不顧他們怕德國藉和平作補充，休息之後再有違害英法的動作而已。

美國會繼續討論中立法，美國艦隊調來太平洋，日本認爲係不友誼舉動。新任日本外相野村以調整日美關係爲急務，看將來日美間會有何種轉變吧。

X

X

X